望溪先生文集/1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五 ◄

方苞集
卷十六 哀辭 祭文

► 卷十七

卷十六

哀辭

徐詒孫哀辭

康熙辛未，余始至京師，即與詒孫善。嘗怪其才足以立事，而於仕進泊如也，學足以立言，而於論述頹如也。間與同舍，夢中數悲嘯，或摽辟而呼。余驚起問故，則垂涕而不言。叩其鄉人，乃知其父惑於所嬖，母得心疾。每欲以義理廣之，語相近，輒以他說格余。癸酉冬，自京師歸其家。余始寓書，告以君子之遭變也，在審其身之所處。鯀之殛也，禹未嘗身殉於羽淵；而匡章之行，不見絕於孟子。況未至此極者乎？使徒若焦若熬，以喪其精爽，而於身之所處，或未盡焉，非君子之所尚也。戊寅冬十有一月，余客澄江，舍側有方池。夜夢詒孫赫然起自池中，面泥淖，瞪目無言。覺而心惡之。次年秋七月，歸金陵，得詒孫凶問，果以余見夢時死。詒孫之歸也，母癲益甚。父閉之，加束縛焉。詒孫日夜號泣而從，數歲亦得心疾，昏昏不辨人事。一夕自投門外小溪中。

始詒孫去京師，余送之岐路間。既與儕輩登車，復返下車，執余手而號慟曰：「惟子知我，何當歸？吾與子得更相見足矣。」其後詒孫一至金陵，余適在外，竟不得再見。余一子新殤，意殊不自得。及聞詒孫死，出門西鄉，號而哭之，不復覺子死之痛矣。

詒孫姓徐氏，諱念祖，池州青陽人，年四十有四。內行潔修，文章冠郡邑。聞其死者，知與不知，皆為流涕。其辭曰：

生常自慙兮，吾知子艱。死非其所兮，人終汝憐。仁孝之鬱兮，為惑為癲。孰使至此兮，彼蒼者天。

駙馬孫公哀辭

駙馬孫公諱承運，遼東人也。其先將軍思克為國捍城，顯功名於秦隴。康熙三十有五年，上親征厄魯特噶爾丹，三路並發。將軍以西師絕漠扼之，殲其魁，其部由是遂亡。駙馬為童子時，召見，即許以尚主。駙馬生貴甚而性樸厚出於自然。沈陽范恒庵、白山祁學圃每道其為人，曰：「以不學為恨，聞過而能改，未有如斯人者也。」

己亥孟夏，吾友左未生自江東來省余，會余將祗役塞上。恒庵言於駙馬，使延未生偕行以便余。駙馬先就見，擇日以騎迎，使者曲跪將命。及門，主人先俟於門外。歷門階必揖，三讓升堂，使子某出拜。曰：「孺子非能師先生也。吾少失學，欲先生講以所聞耳。」駙馬以扈從，先至上營。五月朔，未生繼至，越八日，忽襜車裝載過余曰：「駙馬遘厲疾，一夕死矣。」因太息曰：「吾固知斯人之不長也。臥一室，寧謐如儒生。每薄暮下直，雖甚憊，必手一卷，問難移時。室無聲色狗馬珍異之觀，門無獻技請事之客，世胄中幾見此乎？」

駙馬年始三十有一，形貌偉然。其折節務學，蓋不甘以勳戚終，而將益振前人之功緒。故其卒也，未生、恒庵、學圃哀慟皆逾常，雖余亦不能自克也。其辭曰：

嗟蔓草之叢生兮，朝繩芟而夕滋。何芝蘭之旖旎兮，日數溉而猶萎？彼受氣之有厭兮，此剝喪其焉慙？軫予懷而不釋兮，予不自知其所為。

劉北固哀辭

康熙四十七年秋七月，吾友北固歸自廣東。余與其弟古塘溯江候於桐，過期不至，而得凶問。嗚呼！昔吾先人與劉氏世好。以行輩，北固尊於余，而與余為兄弟交。北固生於桐，余生六合，繼而遷江寧，未相面也，而所學之趣同。稍長，朋試於有司，名必相次也。及遊四方，與士大夫往還。善於北固者，多余昵好，而嫉余者，間波及於北固。與

北固居，或此唱而彼和，或辨論相持，雜以誚讓，而胸中所懷，無毫髮間隔，未嘗覺其為兩人。

北固終世為羈於京師，而余往來流滯者亦十年。每愁思無聊，或中有所得，輒思見北固。計旬日中，必再三宿其寓齋。余疲屙困憊，恒先就寢，而使北固誦詩、歌、古文，臥而聽之。靜夜聲朗然，率以為常。他時客異地，歸休於家，獨居私處，未嘗不念此樂也。

北固體素強，邇年頓衰。余既東歸，再書責之，恐其負夙志而羈死於遠方。北固感焉。其遊廣東，蓋將次第為歸計，而謀所以終老者，乃不幸竟道卒。其喪之還，子選、適與古塘往迎。余以故未得偕，欲哭於其殯之次，亦未得也。因為文以攄余悲，俾其子薦告以妥靈焉。其辭曰：

謂子之歸兮，終吾生以後先。痛一言之未接兮，遂閉影於重泉。宦與學其交悔兮，命奄忽而不延。吾語子非不早兮，胡因循而致然？

宣左人哀辭

左人與余生同郡，長而客遊同方，往還離合逾二十年，而為泛交。己丑、庚寅間，余頻至淮上，左人授徒邗江。道邗，數與語，始異之。其家在龍山，吾邑山水奇勝處也。每語余居此之樂，而自恨近六十，猶棲棲於四方。余久寓金陵，亦倦遊思還故里。遂以辛卯正月至其家。左山右湖，皋壤如沐，留連信宿，相期匝歲定居於此。而是冬十月，《以南山集》牽連被逮。時左人適在金陵，急余難，與二三骨肉兄弟之友相後先。在諸君子不為異，而余固未敢以望於左人也。壬辰夏，余繫刑部，左人忽入視。問何以來，則他無所為。將歸，謂余曰：「吾附人舟車不自由。以天之道，子無恙，尋當歸。吾終待子龍山之陽矣。」及余邀寬法出獄，隸漢軍，欲附書報左人，而鄉人來言：「左人死矣！」時康熙五十二年也。

龍山地偏而俗淳，居者多壽耇，左人父及伯叔父皆八九十。左人貌魁然，其神凝然，人皆曰當得大年。雖左人亦自謂然，而竟止於此。余與左人相識幾三十年，而不相知。相知逾年而余及於難。又逾年而左人死，雖欲與之異地相望，而久困窮，亦不可得。此恨有終極邪？辭曰：嗟子精爽之炯然兮，今已陰為野土。閉兩心之所期兮，永相望於終古。川原信美而可樂兮，生如避而死歸。解人世之糾纆兮，得甘寢其何悲！

武季子哀辭

康熙丙申夏，聞武君商平之喪，哭而為墓表，將以歸其孤。冬十月，孤洙至京師，曰：「家散矣！父母、大父母、諸兄七喪，蔑以葬，為是以來。」叩所學，則經書能背誦矣，授徒某家。冬春間數至，假唐、宋諸家古文，自繕寫。首夏，余出塞，返役而洙死已浹日矣。始商平有子三人，余皆見其孩提以及成人。長子洛為邑諸生，卒年二十有四。次子某，年二十有一，將受室而卒。洙其季也。憶洙五六歲時，余過商平，常偕群兒喧聒左右。少長，抱書從其父往來余家。及至京師，則幹軀偉然。余方欲迪之學行，以嗣其宗，而遽以羈死，有子始二歲。

商平生故家，而窶艱迫阨，視細民有甚焉。又父母皆篤老煩急，家事淩雜，米鹽無幾微，輒生瑕釁。然卒能約身隱情，以盡其恩，而不愆於義。余每歎其行之難也！而既羸其躬，復劄其後嗣。嗚呼！世將絕而後乃繁昌者，於古有之矣，其果能然也邪？

洙卒於丁酉十月十日，年二十有一，稿葬京師郭東江寧義塚。余志歸其喪，事有待，先以鳴余哀。其辭曰：

嗟爾生兮震愆，罹百憂兮連延。蹇孤遊兮局窄，命支離兮為鬼客。天屬盡兮煢煢，羌地下兮相從。江之幹兮淮之汭，繄先靈兮日延企。魂朝發兮暮可投，異生還兮路阻修。孺子號兮在室，永護啁兮無失！

阮以南哀辭

始余兄弟應童子試，即聞阮君以南名於閭巷間。及入庠序，與君後先，時相見稠人中而未狎也。其後余遊燕、齊，倦而歸，則先君子故交零落幾盡，而新知中惟阮先生汝咸經過最密。叩之，則君之父也。君所居近市，曲巷小橋逶迤而入，四面環陂塘，老屋數間，蔽翳於叢篁高柳中。入其門，如在山林之隩。方盛暑，風謖謖穿戶牖。坐有頃，必加衣。自仲夏入秋，日未旦，先君子即披衣就阮先生。夜定，然後歸。率以為常。君率妻子力作，殺雞屠狗，具肴蔬，未嘗乏絕。阮先生既歿，君於門側市藥，而授生徒於堂上。先君子旬月猶三數過君，余兄弟隨行。每至，君必散生徒，輟其所事，置酒酣嬉，終日而罷。由前之為，君以樂其親也；由後之為，則以便余兄弟之情而不肯逆也。嗚呼！君可謂順於親而篤於友者矣！

君既免喪，時謂余：「子知交在四方，朋儕多資子以糊其口，而獨遺余何也？」時余私計，先君子棲遲寡歡，惟君居近而意愜。故獨難之，以滯君之行。及先君子歿，而余及於難。又逾年而君死。追念平生遊好傾心向余，而余無纖毫之報者，莫如君。乃哭而為文以誌余哀。

君諱夢鼇，江寧人，卒於康熙某年，年五十有一。余聞其喪，次年之某月日也。其辭曰：

忠養不匱，心之競也。蹇以無年，亦其命也。重施而蔑以稱，獨余之病也。

李伯子哀辭

李習仁，字長人，吾友恕穀長子也。戊戌春，余命子道章就學於恕穀。歸言習仁耕且學，孝友信於其家。今年春，恕穀歸自江南，率習仁過余，俾受業。其承親，事師，交友，跬步皆在於禮，而行之甚安。白門翁止園見而歎曰：「子弟中未見如斯人者也。」

恕穀少遊浙東西，樂江介土風，南中士人亦聞其風而慕之。故率習仁往相宅。其乘車，習仁御，騎則執鞭以從。恕穀與諸公論學，左右其間，南士皆傾心焉。恕穀以母老未能定遷。會其友內人南行，使習仁與妻附舟先之。至天津，疾作，將暫反。比登車，曰：「吾父志此久矣！疾當愈，何反為？」還舟。又數日，疾革。其妻出視命之曰：「勿泣！此外艙，汝不可久留。」夜將半，氣絕，惟小童在側。時康熙辛丑八月望前一日也。

昔明道程子志其子邵公，謂「賦生之類，雜糅者多，而精一者間或值焉，則其數或不能長」。夫自古聖賢之生，鮮不為帝王、公侯、卿相，澤流世嗣者，而程子之言若是。豈如眾人之激於所遇邪？蓋深觀造化之消息而有以窮其變也。余杪秋自塞上歸，聞吾友劉古塘長子將冠而殤。南中子弟，無與比並者。慘慟未平，而習仁之訃繼至。嗚呼！以恕穀、古塘之躬行，日暮途窮，而天奪其良子。以二子之資材間值，而不能延其一日之生。此余所以易哀為憂，而終之以懼也。

習仁自成童有巨人之志。既冠，立課程自檢，晝所為夕必籍之。卒年二十有四，妻宋氏始有身。其辭曰：

嗟爾幼志，離群匹兮，善承親心，嗣道術兮。晝耕夜誦，六藝畢兮。性栗而溫，儀有壹兮。煢煢南行，志決壯兮，知命不惑，死無悢兮。任道有征，識祈向兮。斯人則亡，予

復何望兮？

張彝歎哀辭

吾友張彝歎，名自超，高淳縣人。康熙五十七年，天子命公卿舉積學篤行之士，司空徐公以自超對。詔下江南守土吏，齎送赴闕。余私獨喜，計日以待其至。南中故人爭趣之曰：「子抑心自強，此行也，尚其慰方子之思！」俄而傳遽至。則道卒矣。

始自超以母老，高祖以下惟一身，而久無子，不敢仕進。癸未成進士，長洲韓公將以館職薦，踵門辭。需次當得縣令，不就。嘗遊金陵，關中白玫玉適至。介余請見，而彝歎難之。即日駕而行，曰：「吾鄉人也，而世有相慕用者，吾無死所矣。」及余遘難，徐公出撫浙，而彝歎往為義學師。余心詫焉，而未暇詰其所以然。其被征也，天下士皆以多徐公。及道卒，又以咎公，而意其言之出於余。金陵翁止園聞而歎曰：「嗞咄哉！使彝歎為浙行者，我也。」

彝歎逾六十無子，而前卒之三月，妾楊氏有身。眾皆曰，是必生男。彝歎之生也，余既譜其行，與昆繩、言潔、古塘為《四君子傳》。茲故不具，而獨最其死生離合之跡，以誌余哀。其辭曰：

名之不可耀兮，惟子杜其幾；義之各有時兮，惟子識其宜。惟大專之槃物兮，數少全而多奇。守丘園以竟世兮，而卒死於為羈。曰德人其必祀兮，亦豈余之所敢知！

王瑤峰哀辭

君諱宗華，字瑤峰，歙縣人。學儒，試輒擯。通醫方，恥以自名。年四十餘，以親老無養，授徒京師。

康熙癸巳，余出刑部獄，供事內廷。吾母衰疾，而京師無良醫。當塗吳穎長曰：「吾友王君通醫，匿而不試。吾今與子過之。」既相見，再拜致辭。許諾。君館內城，去余居十里。余繼遷海澱，愈遼遠。君市馬，與主人要曰：「吾友母老疾，旬日中必再三往視。若難之，當辭去。」主人重君，曲聽焉。每過余，或驟雨及之，淋漓遍體。其隆冬晨至，冰霜結鬚眉，面色異常。余對之慘動，心忡忡。君言笑晏然，恐余不自克也。每歲孟夏，余役塞上，迫冬始歸，倚君如兄弟。吾母疾作，聞君至，即自寬。及將終，眾醫皆曰：

「可療。」君獨曰：「疾不可為也。」去年冬，君持所為文及詩十數篇示余，曰：「視世士何如？」余讀竟太息，謂曰：「如君之方，苟試之，必大行。有餘資，歸而市田宅，事親從兄，以竟所學，當與古之人絜高下。子何恥於為醫？」君感焉，將散生徒，傲屋市藥，事未就而死。

先卒之旬日，余夜歸。家人曰：「王先生來，自言胸中如有物，遲子不出，暮而歸。」余家僅一僕，方臥病，將俟其間使問君，而黃君際飛以書來，言君死矣。叩之，君疾作，即歸自余家之夕也。嗚呼！君視吾母之疾猶母，而君疾余不視，君死余不知，聞君之喪，竟不得一昔之期撫君之棺而哭也。余之恨於君者有終極邪！

君鄉人袁某與際飛紀其喪，權厝某丘，而報君之兄弟使來迎。際飛亦因穎長而得交於君者。君卒於丁酉三月望後二日，年五十有二。無子，妻某氏早卒。親老，而余不能為之謀。雖恨於君，莫可如何。其辭曰：

子之旅兮，吾與子依；子之歸兮，吾為子期。養則不遂兮，死而為羈。絕天隔地兮，此志長齎。懷文服義兮，蔽遏而不施。混俗自閉兮，行與心違。靈魂營營兮，何去而之？意氣焄蒿兮，結我涕洟。乾坤莽蕩兮，惟余汝思。千秋萬歲兮，人當汝知。

和風翔哀辭

乾隆元年六月，天子命修《三禮》。以閣部之長董其成，而余亦濫廁焉。各舉所知，余言十有二人於鄂、張二相國，翰林四人而外，固請而得之者惟和生。生，單門也，家世農田。生六七歲，父母求之不在側。跡之，常凝立村塾外，曰：「吾甚慕諸童子誦書者。」以為誑，試於塾師，則《論》《孟》已耳熟矣。少長，或聚徒古寺中。因請為諸生灑掃，眾食飲之以受書。

法公淵若，余故人也。雍正二年，余得假歸葬。公督學，按部至江寧。叩吾廬，謀分校者，遂就見吾友古塘而請焉。試事畢，古塘謂余：「吾得和風翔，此役不虛矣。」越日來見。因勸生棄時文，篤志於諸經。而屬雲台山人翁止園以淬礪之。會山西梁君裕厚欲重訂朱子《儀禮經傳通解》，挾其書至江南，與止園討論，借力於生者蓋半焉。

生幼學書，不能躬耕，而志在通經。業科舉者，無所取之。親老，家窘空，居常戚戚。及部檄至，聞之色喜。卷書裝歸，告其親曰：「兒茲行，館餐於方氏。歲秩百金，半給

家用，半市近宅之田。三年歸，可不耕而食，終吾生於聖籍矣。」越日而疾作，逮余聞之，已逾月矣。急致參苓，道希將命至其家。生披衣而起，曰：「吾固知公之不能忘吾疾也。吾學當成，二親免寒饑，疾當愈。」止園繼以醫至，和齊煮之，未熟而生死。余與生惟南歸時一相見，未嘗從余遊也。余年已逝，病日滋，諸經未竟之緒，將以屬焉，而今已矣。

生諱風翔，字宇清，上元縣人。世居蔣山之陽，卒年三十有四。妻某氏，無子。辭曰：嗟爾童年，趨獨異兮。勞辱苦辛，惟學之嗜兮。業將就而聞彰，倏齎志兮。眾萬叢生。惟天所寘兮。窮泉有知，毋悔毋憤兮！假而隸農，二親亦中棄兮。

僕王興哀辭

康熙丙申六月十八日，余在熱河。夢僕王興至自京師，視其貌，聽其聲，皆不類。詰之，則自謂「我某人也」。再三云，覺而心動。又數日，家書至，興以是日死。

興為嫂張氏家僮，歲丁卯，從至余家。性愚蒙，少慮。余嘗以事督責，退而大聲向其曹訟言余過。將抶之，既而舍之。因語家人：「是與處困約，履顛沛。當無他腸。」從余館某家，天久雨，以私錢市製屨，甚自惜。俄而失之。數月，主人家僮某著以出。余識之，命索取。復曰：「彼不告而持去，若索之，彼何所施面目，寧已也。」自余遘禍，奴僕皆散去，黠者盜財物。其尤無能者，雖勉相依，多桀驁，惟興執事如平時。今年春二月，余晨起，怪其面目異常，疑有疾。曰：「無有也。」越三日，其女音暴死。又兼旬，遂遇疾。

興邇歲益昏憒，咫尺間不辨人言語，作事多愞。余時忿詈。河間王振聲見而止余曰：「子毋然！彼受詈，意色循循，純實人也。」余少戒，而未能盡止。自其女之死，始決意不詈，而疾遽作。念興在余家三十年，衣食未嘗適口體，患難相依，其得免余詈者，僅四月餘耳。因為哀辭，以誌吾悔。其辭曰：

眾知時以集菀，汝劬躬而守枯。果違天以離潛，孰謂此其非愚？

婢音哀辭

婢音，僕王興所生也。九歲，入侍吾母，灑掃浣濯如成人。稍長，於女事無不能。奉事

八年，未嘗以微失致啁詰。其群居，未嘗笑嬉妄出一語。余蒙難，家人御吾母北上。音隨吾妹，日夕相扶持。或以事暫離，吾母輒問：「音兒安在？」吾母臥疾逾年，危篤且兩月，親者不敢去左右。為糜粥，供水漿，治藥物，皆音任之，不失晷刻。余家貧，冬無炭薪。音獨身居西偏空室中。夜四鼓臥，雞鳴而起，率以為常。性剛明。容止儼恪，雖故家女子中寡有，余每心詫焉。乃竟以厲疾夭，年十有七。先數日，音晨入。短衣不蔽骭。為市布以更之，未及試而歿。舉室惻傷，人如有所失焉。乃為文以哀之。其辭曰：

惟茅葦之漫漫兮，芝孤生而易殘兮。石礦堅以磊磊兮，玉精融而多毀兮。非造物之無章兮，乃汝性之不祥兮！

祭文

祭顧書宣先生文

嗚呼！大雅蕪塞，不絕如線。公復雲亡，來者何見？古惟哲人，以道相持，降而文學，猶其流支。陸相登韓，道光於唐。程、張、蘇、曾，顯以歐陽。假無二公，二代曷述？群賢繼武，茲塗無閟。余試禮部，實出公門。公嘉余文，或有違言。公謂「斯文，惟某能然。所舉不遂，甘棄一官」。既發其覆，果匪異人。滿堂動容，僕隸同喧。與公朋齒，宿號知音。得以至公，兩無愧心。老親趣餘，歸裝在途。公使來追，斬鞅道隅。余不反顧，懼公見督。公以書來，詞溫意渥。公尋使楚，命余速西。余時腹悲，冬以為期。忽承凶問，帶絰長號。紼柩帷荒，尋駐江皋。余入太學，公實朋試。公既日顯，余每自避。辱公交余，惟恐不親。鈍直可貴，公知獨真。十年三接，違離日遠。誼重心勤，結歡則淺。公之詩篇，已足自壽。在公無悲，獨為世疚。

古稱善人，天地之紀。余所師友，蓋可屈指。大理質行（宛平高公裔），秩宗經術（長洲韓公），侃侃少宰（太原姜公渶），守官不屈。窮在下者，劉、徐二生（言潔、詒孫），經明行修，吾道之楨。後先一紀，壯脆老終。匪余恩私，懼世瞽聾。楚山岝崪，邗水嗚咽。涕泣陳詞，肝腸斷絕。

祭張文端公文

嗚呼我公！為國宗臣。終始一節，帝用忱恂。公如元氣，運物無跡。審機正軸，功無與匹。其志其事，異世可知。寸心耿耿，獨承恩私。

余幼泥古，孤行自尚。病俗流從，誤矯以亢。伊餘先世，與公有連。眾附恐後，余避不前。北試京兆，牒過禮部。公比群士，謂宜獨步。凡在列者，湊公稱師。余獨自外，接以常儀。謂公余棄，公心以傾。始脫文貌，喻以平生。歲在協洽，蒼龍南御。公來長幹，獲侍旅寓。謂「國得賢，如室有木。子果能駕，吾推子轂。」余謂「公已！小人有母。衰疾相依，獨身無輔。」公鑒其誠，悄然不怡。謂「子固爾，我心則違。」感公拳拳，中如有物。余豈能賢，公知恐辱。

余籍春官，由顧與陳。陳成進士，實出公門。余既南還，謁公里第。北面升堂，始正大義。公在林泉，亹翼翼。至忠體國，心懷宸極。私為世喜，公誌未衰。孰期逾歲，遂乘東維。公自禁密，經體讚元。明農待老，人無閑言。「於人無愧，在天曲全。」先儒所稱，公實應焉。在公何悲？邦國之痗。況於知故，能無心劌？嗚呼，哀哉！

祭王層繩文

嗚呼！子生於天，余謂非偶。嗟同眾萬，視猶芻狗。子之心胸，函山振海。子之議論，風驚雷駭。豈惟在今，志亦無古。英光浩氣，今歸何所？世士虛儒，外張中餒。古所云狂，子差可擬。少隨父兄，陸沈自喜。匿跡淮墳，行歌燕市。志以貧移，傾身菽水。外取所求，中以自鄙。顧視儕輩，如塵如秕。可者數士，謬及於余。未見而親，久益不疑。行身務學，以謀以咨。天與屯蹇，異徑同歸。夙心並負，次且路歧。

丙戌之春，揖我長辭：「二親丘首，惟吾所之。窮山絕壑，形駐影隨。雖子知我，跡亦難窺。」解手三歲，別語依依。念子孤直，諒不余欺。乾坤浪莽，會面何時？忽叩吾廬，驚喜相顧。曰「余回車，將農將圃。聞子之鄉，岩深川互。我行我遊，子先我路。我耕我耘，子偕我作。我文我史，子訂我誤」。高酣連旬，忘晨與暮。越歲為期，並從所務。

始春過余，杪秋復至。申固前期，志氣益厲。孰期分背，遂歸虛無。委衾旅舍，妻子莫扶。款款友生，視衿與襦。傲然乘化，其色於於。子少自則，管、葛與衡。晚希顏、孟，其志亦誠。行與心違，蹉跎竟老。遺書在篋，其半惟草。臨風灑泣，氣盡心孤。子止於此，況於吾徒？

嗚呼哀哉！尚饗！

祭滄洲陳公文

嘻乎陳公！履道方夷。命忽隕墜，斯人之悲。公材天植，遭遇亦奇。屢困而亨，終鬱不施。始令西安，繼調山陽。端緒已兆，所部稱良。及再作守，皆由特舉。義聲先路，戶歌衢舞。旬時風動，期月政成。嘉師怙恃，奸豪易行。公治一方，譽流千里。遊談奮袂，心矜色喜。再忤大府，必擠之死。先皇鑒照，獄詞無洽。公之在理，士民洶洶。輟耕廢業，號泣而從。或奉壺飧，或持腶脯。謂「公良食，公無我苦！」罷歸內殿，稽編文史。四海望公，如痿思起。觀察霸昌，聖心復倚。天語親承，古賢是擬。河決武陟，害延近畿。千村流漂，漕轉不時。皇帝曰「咨！汝予肱股。往巡往宣」，遂攝大府。公入大府，百政皆清。蠹祛工實，賦役有憑。三舉監司，罔非民譽。父老泣言：「自今保聚。」惟嗣天子，大孝親賢。乃實授節，以肅政權。歲漕既畢，躬臨決河。相基命植，程工別科。告功有期，民勞其愒！孰謂公身，先與世棄。

公之屢試，久者逾年。晚而大任，俾公獨肩。謂宜永年，以宏開濟。而功未成，歿猶齎誌。邦國之瘁，黎蒸之窮。其在於公，高朗令終。眾心難饜，直節易虧。惟公炯炯，終始無疵。完公令名，閟世實用。彼蒼有知，能無悔慟？有心有耳，莫不惻傷。況於知舊，慴裂中腸。

嗚呼哀哉！尚饗！

祭左未生文

余於故里，兄事者三：宋、劉齎誌，今君亦熸。始聞君行，矯亢異俗。及余得交，但見可欲。臭味之同，如流斯彙。憂思苦病，見君即解。余出余歸，行蹤每合。惟宋與劉，未若君習。余之在難，君未及唁。誓言拳拳，生必再見。果踐前期，崎嶇自致。黃髮素髭，其容則。余出塞門，君亦繼至。磧色灘聲，朝昏相慰。始秋南轅，回燕市。經涉冬春，余行復啟。謂君趣駕，秋以為期。孰知背面，遂至於斯。

君訃之至，君喪已歸。號痛窮天，膈臆敗摧。計數吾儕，動屯行蹇。惟君怡愉，履道坦坦。學同志同，命豈能懸？老而羈死，理亦宜然。死者之恨，生者之憂。泯矣終古，欲訴何由？

嗚呼哀哉！尚饗！

祭白侯文

余聞君訃，往歲之秋。時在塞垣，心填百憂。盡室北徙，回在途。沈嗣疊嬰，顧影心孤。燕、秦懸隔，莫通喪紀。欲寄一言，寸心難理。公私薄遽，以夕以晨。昏昏莫辨，經涉冬春。傳車祗役，夜宿蘧廬。君來見夢，執手踟躕。告余將歸，余不能止。相持驚寤，心怛不已。

與君為友，歲逾星紀。以古為要，善終如始。君令於桐，余為部人。義相然信，若弟與昆。吏疵民瘼，有言不違。行危語盡，君亦余規。余之在難，君未得面。傳君逾年，寢食惓惓。孰云交契，遂止於斯。絕天隔地，永無見期。聞君喪歸，已閉埏門。魂既安宅，來存故人。

君有悌弟，子姓皆良。成然首丘，順彼大常。我心之悲，惟君則喻。幽明殊路，終古誰訴。昧旦聯辭，晨告於野。明水瓣香，有淚如瀉。

與黃玉圃同祭尹少宰文

嗚呼！高山大原，聚日星河嶽之氣，以生良才。根株已中乎繩墨，棟梁可任，而雷火為之災。是乃陰陽之錯行，實為天地之大絃。

嗚呼元孚！慨余暮年，所得士友，信道篤而務仔肩名教者，子最淳誠，而交期則未久。子自中州入副臺長，始得相見，而逾年即分手。余既南還，子歸養母，歲時通書，惟《禮經》是叩。往歲仲秋，子持使節，盡屏儀從，徒步以相從。問何以然？則賢母遺命，必躬親杖屨，若睢州之於夏峰。余愧非其人，辭未得致，已稽首而扶笻。再過吾廬，上下千載，始知古人之志事，已蟠結於子之心胸。茲孟秋望後，吾友玉圃將以監司入覲，約汎舟於北湖。前期二日，薄暮來告，茲遊宜罷，博野遽殂。行者為之心惻，而況於吾徒？降中庭而東面，三踴號而淚枯。亟相過以問故，則遘瘧寒之疾，以望前四日按臨松泖，越翼日而含珠。玉圃再起，治在祥符，子為大府。班隨旅見，栗階以趨。子獨加禮，釋辭自下，若後進之接師儒。二司心詫，動色睢盱。玉圃南移，子適視學三吳。會其以疾在告，就視臥榻，握手踟躕。感念往事，蒿目相對，竟夕而長吁。

嗚呼元孚！子之當官，實心實政，所至而愛遺。子之在戚，居處飲食，一應於喪期；子

之造士，閉邪養正，引洛、閩之綱維。而常自慚碌碌，無一事能踐高賢烈士之跡，使尚論者，千載而有餘思。余謂世有斯人，天或將降以大任，但恐歲不吾與，不獲親見其功施。孰知乃先得子之凶問，臨風而涕洟。

余困衰疾，玉圃事羈，弔唁弗躬，嗚咽馳辭！豈惟吾儕之私義，實為斯民斯道重此憂悲。子宜知之！

嗚呼哀哉！尚饗！

祭張母吳夫人文

嗚呼！夫人之年七十有一，又得良子以養生送死，抑又何悲？而余聞夫人之凶問，不覺叅欷而嗚咷者，蓋為其子自超痛也。今年春，自超成進士。或欲薦以館職，自超曰：「某之舉於鄉也，吾母愀然曰：『汝無所用此！吾第欲汝得妾以子，而常在吾側耳。』」自超歸而從命焉，而妾入室之夕，夫人以卒。

嗚呼！世俗之人願其子舉甲乙、歷科第，而死不恨者眾矣，而天漫以畀自超。有子以繼世，匹夫匹婦之常也，而於自超難之。自超終當有子，而獨不得早歲月，以傷其垂死之母之心。

嗚呼！禹之仁孝也，而痛之以羽淵；周公之弟也，而阨之以管、蔡。以至君臣夫婦朋友之間，其賢者不必相遇，而不賢者巧作之合以生惡。故先兄有言：「乾坤之辟，始於屯而終於未濟。蓋天地之氣有盈竭，數有純奇。物生所值，雖造物者亦不可如何也。」

嗚呼！為父母而得見其子之成立者寡矣！見其成立，而子於兄弟、夫婦、子姓之間苟有恨焉，則無物足以解其憂，而致孝與敬，適足為親心之累。故余不獨為自超痛，又以為凡為父母與為子者痛也。因書之，以馳奠焉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